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十七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

明元六王

樂平王　安定王　樂安王　永昌王

建寧王　新興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

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太宗以丕長愛其器度特優異之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為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

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叅丕軍
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為亂
必速丕以為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
高麗世祖詔遣送之高麗不遣世祖怒將討之丕上䟽
以為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
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潔事以憂薨事
在潔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
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

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黙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禄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太宗討滑臺留守京師薨謚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世祖以長安形勝之地非範莫可任者乃拜範都督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高選才能以為僚佐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之於是遂寬傜與人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常參軍國大計高宗時襲王拜長安鎮

都大將雍州刺史為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騎擊之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

諱無疾甍謚曰莊王

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世祖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為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拜輔國將軍從討北虜有功高宗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拜鎮東大將軍少善騎射多才藝坐法削爵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

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魏書卷十七

魏書卷十七考證

明元六王列傳○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永昌王列傳後與濮陽王閭若文○北史若作著

魏書卷十七考證

魏書卷十八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六

太武五王

晉王　東平王　臨淮王　廣陽王　南安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

生楚王建間石昭儀生南安王余其小兒猫兒虎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一萬餘落八年

甍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世祖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中軍大將軍顯祖踐阼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叚太陽討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世祖南討授中軍大將軍先是劉義隆以郿山險固有榮胡家乃積糧為守禦之備譚率衆攻之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義隆恃淮之阻素不設備譚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衆驚潰遂斬其將胡崇賊首萬餘級甍謚宣王

子提襲為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顥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高祖不許

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豫參
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世宗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
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
世宗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
追封濟南
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
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
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

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或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除給事黄門侍郎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或同署避紹父諱啟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體相倫之美或

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

中尉或以為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

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

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為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

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是時蕭衍遣將圍

逼温湯進或以本官為東道行臺會尒朱榮入洛殺害

元氏或撫膺慟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

并觀或為人建孫還報稱或風神閑儁衍亦先聞名深

相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樂聲歔欷涕淚交下悲感傍人衍為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旨稱魏為偽唯或上表啟常云魏臨淮王衍體或雅性不以為責及知莊帝踐阼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衍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或曰昔王陵在漢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衍乃以禮遣或性至孝事父母盡禮自經違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累除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錄

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
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或表諫
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
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為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
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
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
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兹而降世
秉威權景王意存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王而

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嗣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宇宙猶曽奉贄稱臣穆皇后禀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竝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鋭朝臣無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竝有表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勲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軌恭上尊號

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高不因瓜瓞之
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
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睠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
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
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
得與餘帝別廟有闕餘序疑　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
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
父亦非勳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

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為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替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皇帝彧又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

古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歴尋書籍未有其事顧割友于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勑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尒朱榮死除彧司徒公尒朱世隆率部北叛詔彧防河隂及尒朱兆率衆奄至彧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為羣胡所毆薨出帝贈太師太尉公雍州刺史彧美風韻善進止衣

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覧羣書不為章句所著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為識者所譏無子

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臨淮王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温和好行小恵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静帝宴齊文襄王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

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隣百家之内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疋貲絹畧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疋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

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内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妬

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絶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

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
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
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胄滿朝傳祚
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令人
生為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壠盛
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
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
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

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
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郡積年
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為正直者
所譏齊受禪爵例降
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
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
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
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

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為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餬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

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

攘栽妝下策昔在代京恒為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令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欵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叚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㪚亦同疇日宜

準昔成謨畧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

去配州内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輼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譔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内稱為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

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為葛榮所陷為榮所執兄祐為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為録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争相為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平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

子嘉之顥平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名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簨簴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

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
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虚
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
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
繁雜討論實録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
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吕
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
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返太傅録尚書

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出帝入關

廣陽王建閭眞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王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

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高祖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閭後高祖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

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為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兹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沉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懽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

道路縈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為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世宗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有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肅宗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刼盜止息後為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

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為恒累遷殿中尚
書未拜坐涇城陽王徽妃于氏為徽表訟詔付丞相高
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
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
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上
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
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
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

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

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
攺咸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
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
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攺鎮為
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
和拔陵殺之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
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
臣逡廵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

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黄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為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别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

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
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楊置分散之於兾定
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禍亂當由此
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
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為主深乃上書乞還京師令左
衛將軍楊津代深為都督以深為侍中右衛將軍定州
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
審考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

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肅宗不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為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裴衍為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义執權移

天徙日而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為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顯成陵谷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為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摽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貫勳法僧叛後

甃被圍逼固守之勲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勲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為所嫉統軍袁叔和曽經省訴繳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隷臣為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

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讐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搖其元惡闕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為刺史徽乃

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戸結謀臣頻表啟巖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飜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巖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駕填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比為慮其為梗是以敌敌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為可疑之兆忽稱此

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勑伺察臣事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為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内慮之切脱蒙闕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闘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隅水而陳賊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

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趨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臂肩為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噪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葛榮賊徒

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内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莊帝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兾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為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獻武王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啟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黄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䠶出為兾州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紛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

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

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

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啟原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世祖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余而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為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賞羣下取悅於衆為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

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内外憚之余疑愛將謀變奪其權愛怒因余祭廟夜殺余高宗葬以王禮謚曰隐

魏書卷十八

魏書卷十八考證

太武五王列傳○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太武皇帝十一男○臣照按本書所載景穆帝晉王東平王臨淮王楚王南安王小兒猫兒虎頭龍頭凡十人而云十一男者蓋其一不特闕母氏而并未有名故不可得紀也

臨淮王譚傳所替成也○替北史作贊臣人龍按文義當以贊字為順然唐書文藝傳杜審言曰我在久壓

公等但恨不見替人令諺猶以替字作代字解或魏宋間語以代作為替成亦未可定

魏書卷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十九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熊篤軒

魏書卷十九上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七上

景穆十二王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浪王

廣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

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浪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即位恭宗宮人有子者並號為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為内都大

官免謚曰幽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頣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
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
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
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
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士
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頣入朝詔曰
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

謀反遣使推頤為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
世宗景明元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
胤肅宗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
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
州病重帝勑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
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亾
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為帝所重如此

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尒朱榮以融為直閤將軍及尒朱兆入洛融逃人間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

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滛從兄麗妻崔氏為御
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
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畧畧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
有所匡益識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
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
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
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
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黄鉞太師太尉公

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沉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為中都大官察獄有稱顯祖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高祖高祖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除祕

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為夏州仍以太興為刺史除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

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既為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昂字伯暉襲薨

子悰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黄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悰寛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産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昂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横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兖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遷

秦州刺史先時秦州城人屢為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静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

子沖襲無子國絶

太興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髙祖南征賜爵饒陽男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

厭不許肅宗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遥以諸胡先無籍貫姦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欲税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遥云取納金馬御史按驗事與胡同遥坐除名遥陳枉不已勅有司重究乃披雪遷右光祿大夫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妖幻遂説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為十住菩薩

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為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破渤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煑棗城伯驎戰沒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遥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遥遥並擊破之遥遣輔國將軍張虯等率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初遥大功昆弟皆是

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絶故除遥等屬籍遥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玆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玆事條為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

千匹所以重分離樂浪王長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睠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踈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

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儻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令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遥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

遥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
新成率衆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既漸逼便棄營而
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
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國除
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
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
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絶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

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終如其言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

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甞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兎鬱縱横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辨宗室録四十卷行於世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卒謚曰文侯

欝弟偃字仲琁位太中大夫卒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欝以貪汙賜死爵除景明三年

誕訴云伯欝前朝之封正以年長襲封以罪除爵爵由

謬襲襲應歸正詔以偃正元妃息曇首濟陰王嫡孫可

聽紹封以纂先緒誕既襲爵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

為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為

婦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而見之誕曰師從外來有何消

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戶吾至來

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為御史中尉元纂所糾
會赦免薨謚曰靜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為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偃弟麗字寳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勲宗正
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為主
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
自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麗為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
與別駕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列據諸險

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奔三十里獲其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繼歸降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斬瞻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世宗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

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

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拜鎮南大將軍虎牢鎮都大將後為內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勅勒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簡選不平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勅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督諸軍討之前鋒勅勒詐降雲信

之副將元伏曰勑勒色動恐將有變今不設備將為所
圖雲不從勑勒輕騎數千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後除
征北大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
恕死削除官爵卒高祖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
謚曰靈王
子暹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
暹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為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
為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衍

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

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

天賜第五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頗有文才為高祖所知自元士稍遷左將軍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脩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過致憂憚以乖維城之寄違凶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

於是移理東城脩義為政寬和愛人在州四歲不殺一
人百姓以是追思之遷秦州刺史肅宗初表陳庶人禧
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
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
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
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時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
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
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

脩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諭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向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為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為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

子均位給事黄門侍郎

樂浪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
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
子康王樂平襲薨
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
子忠肅宗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出帝汎舟天淵池命
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
作領碧紬袴錦為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為
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

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宗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為匡以成克終之美世宗即位累遷給事黄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世宗

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為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為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蕃二蕃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蕃已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為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為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

封以明興絶之義臣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傾憚唯臣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臣曰自金行失御羣偽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依據六經參諸國志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

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為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為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

前詔書以黍刋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黄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為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駮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喻先旨宜仰

依先朝故尺為定自爾以後而臣與肇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噂競無復彝序臣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絶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按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

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為
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内
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
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
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闗一言見芳成
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
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虚謷況匡表云所
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别造及案權銘云黄

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偽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己製臣按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勑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

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為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為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相訕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

輕生刖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亡秦卞和抱璞時遇暴
楚何宜以濟濟之朝而有斯謗者哉阻惑朝聽不敬至
甚請以肇匡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
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世宗恕死降為光祿大夫又
兼宗正卿出為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
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為南臺所彈
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世宗曰劉芳學高
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

復云先朝之意也兖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
都也肅宗初入為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
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惡之心又慮
匡辭解欲奬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
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
歷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
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
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

同若予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磐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起度量惟古玉律及鍾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畧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令施

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刋之式事難
變改臣等參論請停臣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
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内遂不平
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
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
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座議特加原宥
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
青州刺史尋為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

初辛謚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第四子猷龔齊受禪爵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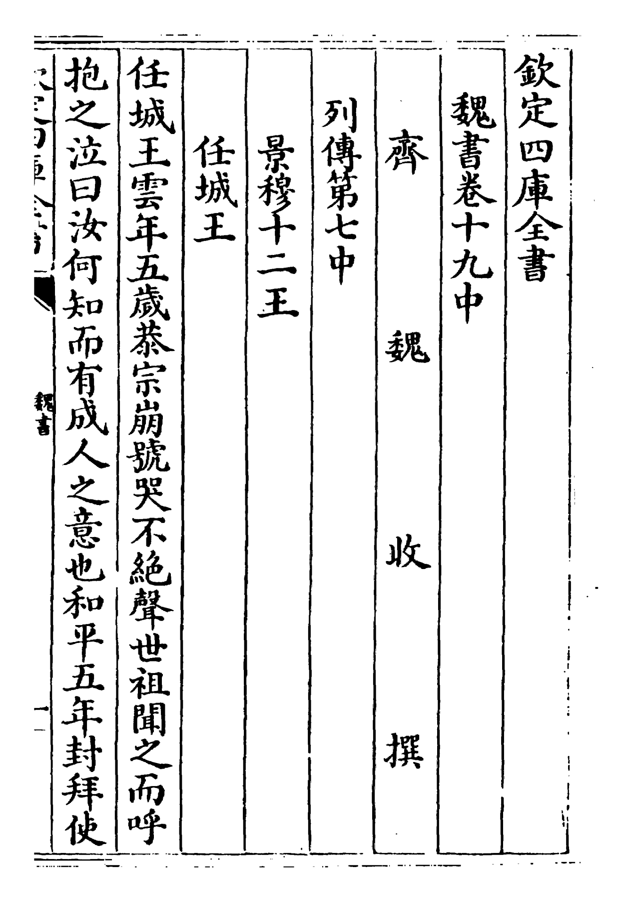
魏書卷十九上

魏書卷十九上考證

景穆十二王列傳上○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樂浪王萬壽傳○浪目錄作良

魏書卷十九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十九中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七中

景穆十二王

任城王

任城王雲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

持節侍中征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延興中顯祖集羣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革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頤神清曠者冢副之寄宜紹寶歷若欲捨儲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

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
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
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
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
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
率土傒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為意其若宗廟何其若
億兆何顯祖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羣公相之有何不
可於是傳位於高祖後蠕蠕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

顯祖討之遇於大磧事具蠕蠕傳後仇池氐反以雲為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為冀州刺史仍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户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遷使持節都督陜西諸

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
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彊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
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
葬勿受賵襚諸子奉遵其旨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
哀慟贈以本官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
雲長子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以孝聞
襲封加征北大將軍高祖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都
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

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為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氐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吒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為凶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吒槃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

一襲乘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詔澄曰昔鄭子産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彊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産為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為魏之子産也澄曰子産道合當時聲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為家宣文德

以懐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謂子産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髙祖心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剏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後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蕭賾使庾蓽来朝蓽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彛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

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
率賦詩特令澄為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
懽際夜乃罷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
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
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
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
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
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高祖

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鋭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宫便召澄未及昇階遥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

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

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

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瀝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

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畧於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蕭鸞既殺蕭昭業而自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内附分遣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來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高祖曰比得邊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鑾江沔為彼聲勢今復表稱更無後信於行留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

祖曰衆人紛紜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
勢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為
應留之議朕當為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
之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也沖對曰臣等正以徒
御草桝人斯樂安内而應者未審不宜輕爾動發高祖
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虚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脱歸
誠有實即當乘其悦附逺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
北如其送款是虚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

生知君德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毁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静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糧而使怨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今兹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寛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剋平襄沔然後動駕今

無故勞涉空為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
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詠輯寧新邑惠康
億兆而司空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
外見旌鉞既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
聖顔更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
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佞臣李沖曰
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
憚征行唯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高祖

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識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既愚闇不識大理所可言者雖涉小忠要是竭盡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脫居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已也澄曰臣誠才非台弼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行不負愚志高祖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脫粟飯臥布被云其詐也于時公孫謙讓下之武帝歎汲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

賢公既道均昔士顒思長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
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
駕遂南伐五等開建食邑一千户後從征至懸瓠以篤
疾還京駕餞之汝濆賦詩而別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
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
後東閤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
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
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

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葢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黙爾不示德音即命黃

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髙祖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髙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又從幸鄴還洛以出納之勞增邑五百户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頤表其狀髙祖召澄入見凝閑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為不軌招誘

宗室𦙶或必然遷京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可謂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勢彊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之雖知王患既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澄曰泰等愚惑正戀本為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患惙豈敢有辭謹當罄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得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

下聚結唯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勅召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泰既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為似當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即擒泰民情怡然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皆獄禁具狀表聞高祖覽表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皐陶

斷獄豈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高祖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布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高祖幸鄴值高車樹者反叛車駕

將親討之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為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為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羣婦人輩奇事當更銓簡耳任城在

省為舉天下綱維為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
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
宣詔何為使小人聞之澄曰時雖有幹吏去榜亦遠高
祖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既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
守羣臣遂免冠謝罪尋除尚書右僕射蕭寶卷遣其太
尉陳顯達入寇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
詔曰顯達侵亂沔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賊朕疾患
淹年氣力惙敝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後任城必須

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以命上報遂從
駕南伐高祖崩澄受顧命世宗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
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寶卷圖為叛逆寶卷遣俞公
喜送勑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馬為信澄信之乃
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
官歸第尋出為平西將軍梁州刺史辭以母老除安東
將軍相州刺史復固辭改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徵
赴季秋講武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

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頻表南伐世宗不許又辭母老乞解州任寢而不報加散騎常侍澄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祕序疑庭無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兹將廢臣每惟其

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為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勑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宜修立澄又表毋疾解州任不聽蕭衍將張囂之寇陷夾陵戍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夾陵囂之遁走又遣長風戍主奇道顯攻蕭衍隂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

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引攻白稾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關内侯吳道爽澄表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湖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竝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為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

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既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為魚矣詔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先是朝議有南伐之意以蕭寶夤為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為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至是勒兵進討以東關水衝大峴險要東關縱水陽石合肥有急懸之切不圖大峴則歴陽有乘險之掇淮陵陸道九山水路並宜經略

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總勒大衆絡繹相接而神念剋其關要潁川二城斬衍軍主費尼而寧朔將軍韋惠龍驤將軍李伯由仍固大峴澄遣統軍党法宗傅豎眼等進軍剋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便即逃潰衍青溪戍望風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隣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燮負險焦城法宗進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斬伯隣其濟陰太

守王厚彊廬江太守裴邃即亦奔退詔澄曰將軍文德內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氣鋭旅方馳東關席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虜並已聞之初澄出討之後衍將姜慶真襲據壽春外郭齊王蕭寶夤擊走之長史韋續坐免官澄以在外無坐遂攻鍾離又詔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尅如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勲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為萬全之

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蕭衍冠軍將軍張惠紹游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悦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等軍主以上二十七人既而遇雨淮水暴長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世宗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時蕭衍有移求換張惠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

宜還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轉澄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横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禁造布絹不任衣者母孟太妃薨居喪毁瘠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於是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肅宗沖幼朝野不安澄疎斥不預機要而朝望所

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為尚書令於是衆心忻服又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者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企春望榮内外同慶至於賞陟不及守宰爾來十年寃訟不絶封回自鎮遠安州入為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恒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竝在先詔應蒙之理備在於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澤

下降榮及當時然参佐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雷佐官獨預棄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官請準封回悉同汎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已後内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澄奏曰臣聞堯懸諫諍之鼓舜置誹謗之木皆所以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於今九帝重光疊照汚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恒體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邁蹤三五髙

祖沖年纂歷文明協統纘官易律未為違典及慈聖臨
朝母儀寓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枉者仰日月於九
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令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
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于謙挹有乖舊典
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
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
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
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先朝且先朝屈者

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溺僻空文致法以誤視聽如此寃塞彌在可哀僭之與濫寧失不經乞收令旨還依前詔詔曰省奏深體毗賛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覽之思勸戒之益又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絶各舉所知

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户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令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户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

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内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况今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

兼總民職省官實禄於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姦宄絶窺覦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尋以疾患求解任不許蕭衍於浮山斷淮為堰以灌壽春乃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彭宋尋淮堰自壞不行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

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塼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姦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侀也每垂三宥秉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

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録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横伐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絶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専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

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
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為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使
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又
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前來尚書
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以理冤事重奏請真案
澄執奏以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事閤道通之
蓋以祕要之切防其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
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西域

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勅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踈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

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為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為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内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勑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以臣愚見

謂為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慙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為達治歷代用為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謡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偽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

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
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
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澄又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
命將授旗隨陸啟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
清六合是故纘武修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
時豈得宴安於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彊圖人之本
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覦不已若遇我虛疲
士民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

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念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弧冀馬之盛充牣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闇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

討滅英布高皇臥病親除顯逵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為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豊貲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

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令墉雉素修廐庫崇列雖府寺膠墊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府無横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嬀德昭寢

畢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覩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時會靈太后銳於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為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為之踊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故有此表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殷

勤不已内外咸敬憚之神𪔂二年薨年五十三賻布一千二百匹錢六十萬蠟四百斤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監護喪事詔百寮舉喪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當時以為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

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乂專權而彝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子度世襲武定中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彝兄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

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異同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為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諤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世宗時上魏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慴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

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曽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謂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

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悍出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順謂乂曰北鎮紛紜方為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為國捍屏乂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握國柄殺生由已自言天之歷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乂彌忿悍之轉為安東將軍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怏形於言色遂縱酒歡娛不親政事乂解領軍徵為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

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
熙起兵討元乂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
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
親哀其寃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為潸然莫不
酸泣乂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
故不服元乂之罪使天下懷寃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興
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
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頻欲為言

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
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懟不敢復言靈
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
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
過甚修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不出還入宮責順
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
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
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姦徽妻于氏大為嫌隙及淵自

定州被徵入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為詔書辭頗優
美徽疑順為淵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
為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
之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
脅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為機案
之吏寧應忝兹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
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户
又析彝邑五百户以封順為東阿縣開國公順疾徽等

間之遂為蠅賦曰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几疾其變白聊為賦云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啟冬春既含育於萬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茲穢類靡益於人名備羣品聲損衆倫歘脞纖翼紫首蒼身飛不能迥聲若遠聞點緇成素變白為黑寡愛蘭芳偏貪穢食集桓公之屍居平叔之側亂雞鳴之嚮毀皇宮之飾習習戶庭營營榛棘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

既通譜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昌拘於牖里天乙囚於夏臺伯奇為之痛結申生為之蒙災鴟鴞悲其室採葛懼其懷小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地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真或夭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或主皮而興禮或牢豢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

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遂屬疾在家杜絕慶吊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曽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請託順順不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髙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

天子之相四海之内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歔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淑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為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

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轉兼左僕射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為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黄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

已既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為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例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文烈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今多亡失

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於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涉歷書記為司徒屬天平中為奴所害贈都督瀛冀二州諸軍事二闕

字將軍尚書右僕射兾州刺史
順弟淑淑弟悲並早卒
悲弟紀字子綱永熙中給事黄門侍郎隨出帝没於闗
中
澄弟嵩字道岳高祖時自中大夫遷員外常侍轉步兵
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高祖聞
而大怒詔曰嵩不能克已復禮企心典憲大司馬薨殂
甫爾便以鷹鷂自娱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

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從平沔北累有戰功除左中郎將兼武衛將軍髙祖南伐蕭寳卷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髙祖大悦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髙平縣侯賚帛二千五百疋初髙祖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内既平顯達回次穀唐原髙祖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

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内親詔遣之世宗即位以武衛將軍兼侍中出為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嵩表曰蕭寳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干戈日尋流聞寳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寳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寳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一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

曜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竚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蕭衍尋克建業乃止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蕭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率衆二萬屯軍洛口姜慶真領卒五千據於首陂又遣其左軍將軍騫小眼軍主何天祚張俊興等率衆七千

攻圍陸城嵩乃遣統軍封邁王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
達陸城賊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則慶真退還
馬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陵
以淮水淺竭不通船艦屯於馬頭衍將田道龍何景先
等領卒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寇並充逼嵩遣兼統
軍李叔仁等援合肥小峴楊石頻戰破之衍征虜將軍
趙革屯於黄口嵩遣軍司趙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
伯醜潛師夜渡伏兵下蔡革率卒四千逆來拒戰伯醜

與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後夾擊大敗之俘斬溺死四千
徐人統軍李叔仁等夜襲硤石之賊又破之衍將姜慶
真專據肥汭冠軍將軍曹天寶屯於鷄口軍主尹明世
屯東硤石蕭遣別將羊引次于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
趙熾率兵一萬為表裏聲勢衆軍既會分擊賊之四壘
四壘之賊戰敗奔走斬獲數千溺死萬數統軍牛敬賓
攻硤石明世宵遁慶真合餘燼浮淮下下蔡戍主王略
截流擊之俘斬大半於是威名大振後為蒼頭李太伯

等同謀害嵩並妻穆氏及子世賢世宗為嵩舉哀於東堂賻絹一千疋贈車騎將軍領軍謚曰剛侯

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除給事中東宫舍人伯父澄表求轉階授之於是除員外散騎常侍肅宗時追論嵩勲封世儁衛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遷冠軍將軍宗正少卿又為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衛將軍河南尹尋除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征東將軍加散騎常侍邢杲之亂圍逼州城世儁憑城拒守遂得保全孝

莊時除衛將軍吏部尚書尒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為都督防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遥拜時論疾之前廢帝世為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尤為尒朱世隆所昵出帝初加儀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為中尉彈糾坐免官尋復本職孝静初加侍中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詔送晉陽興和中薨贈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傅定

州刺史尚書令開國公如故謚曰躁戾

子景遠襲散騎侍郎

世賢弟世哲武定中吏部郎

嵩弟贍字道周高祖時自闕大夫稍遷宗正少卿龍驤將軍光州刺史散騎常侍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頗愛書史而貪暴好殺澄深恥忿之絕其往來有四子

長子遠尚書郎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為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既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謇諤俶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横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儁則裂冠之徒歟

魏書卷十九中

魏書卷十九中考證

任城王雲傳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北史作中都大官無坐字

諸寺靈塔○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圖之居即雒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魏書卷十九中考證